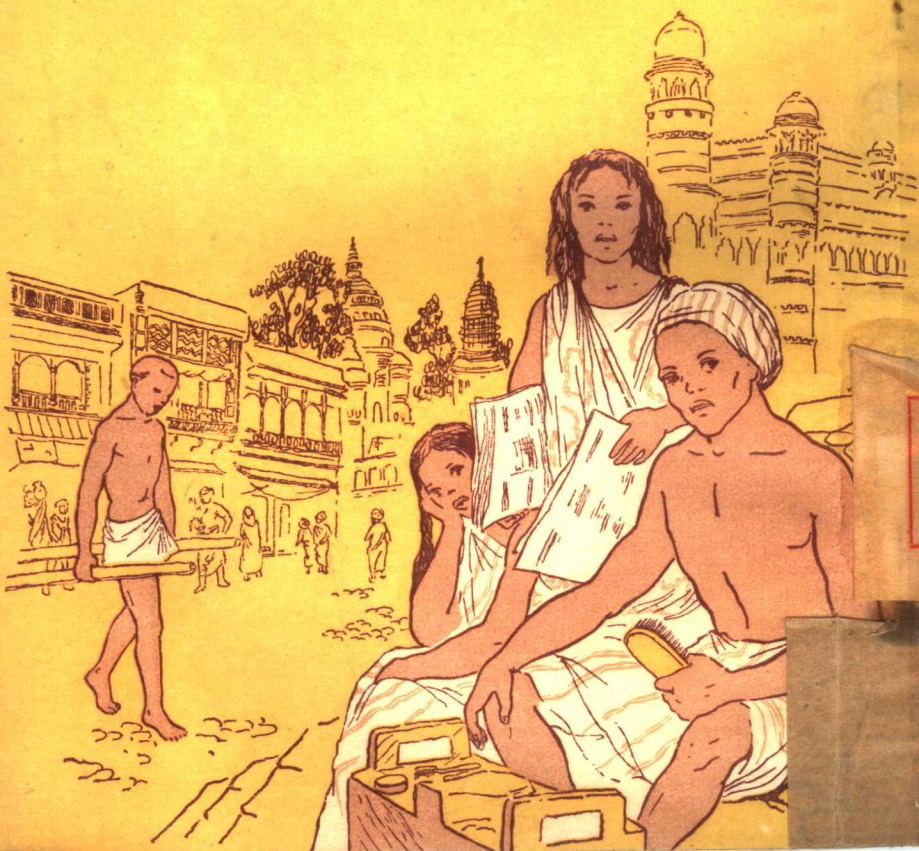


沒有槳的破船

納夫特治著



沒有槳的破船

納夫特治 著

嚴紹端 施竹筠譯

中國青年出版社

一九五二年·北京

沒有槳的破船

內容提要 這是印度青年作家納夫特治 (Navtej) 的短篇小說集，一共收了八個短篇，其中‘沒有槳的破船’一篇，曾在第四屆世界青年與學生和平友誼聯歡節的文學競賽中榮獲一等獎，‘給馬來亞的一位友人’一篇，曾經獲得國際學生聯合會的榮譽獎狀。這幾篇作品描寫了印度農民反抗地主的鬥爭，描寫了印度獨立前後大規模的教族暴動，也曾寫到印度的糧荒，兒童生活，和平運動以及政治迫害等。通過這幾篇作品，讀者可以了解一些最近幾年來印度人民的一般生活情況。

書號394 文學52 32開本 46千字 36定價頁

著 者 印度 納 夫 特 治

譯 者 嚴 紹 端 施 竹 筠

青年·開明聯合組織

出 版 者 中 國 青 年 工 友 社

北京東四12條老君堂11號

總 經 售 新 華 書 店

印 刷 者 京華第一印書館北京第二廠

印數 1——20,000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每冊定價2,600元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第一次印刷

目次

回家.....	一
助產婦.....	一八
新環境.....	二六
你神妙的撫觸.....	三四
沒有槳的破船.....	四二
飢餓.....	五三
讓我的小說活下去.....	五六
給馬來亞的一位友人.....	六三
譯者的話.....	七〇

回 家

三等艙裏擠滿了人。上面，在那專爲頭等艙乘客享用的甲板上，兩個英國軍官在閒談，同時注視着他們下面擁擠的人羣。

「他們一定是到檳榔嶼去趕那艘開往印度的輪船的。」

「我真不知道這是爲了什麼；讓他們去吧，到了印度，他們就會互相殘殺！」
於是，他們就在笑聲中把這事情忘記得乾乾淨淨。

三等艙的一位乘客聖特·辛，用手指着西方。

「看那兒，在這些大山的那一邊，」他說，「就是我們的家鄉！」

瑪塔布·丁開始凝視同一個方向，他凝視的時候，一種強烈的歡樂情緒似乎在全身震盪。

當瑪塔布·丁在檳榔嶼上岸以後，他開始盤算着他應該住在什麼地方。不過，他只帶了一隻小箱子和一個鋪蓋捲，他總會在這個異國的城市找到一個晚上可以躺下來的角落。馬來亞的天氣是最靠不住的，無論什麼季節，都會突然下傾盆大雨。

聖特·辛把他的箱子放在一輛人力車上，吩咐他的妻子步行，自己抱着女兒跟着她走。在火車上和輪船上，他跟瑪塔布·丁已經成了朋友；他們都是旁遮普省同一個地區的人，他們的村子相隔只有一兩哩路。

「好，再見吧，朋友，」當聖特·辛要走開的時候，他說。「也許我們會買到同一隻船的船票，一塊兒渡海回我們的村子裏去。呃，在檳榔嶼，你準備住在哪兒？」

「說實話，這個地方我沒有朋友，」瑪塔布·丁回答，「我也不知道哪兒可以租到一間便宜的房間。不過我在這兒大概不會耽多久；兩三天以內，一艘輪船就要開了。我準備找一個鋪子的走廊，睡幾晚算了。」

「你爲什麼不早說？我們準備住在錫克廟裏，那兒歡迎所有的旅客。你一定要跟我們一塊兒來。」

「這不會給你找麻煩嗎，會不會？」瑪塔布·丁帶着幾分猶豫問他。

「別傻啦！這是上帝的房子。我怎麼會受到影響？」聖特·辛說。他立刻把他朋友的箱子和鋪蓋捲放在他的人力車上。

在錫克廟裏，他們把所有的行李放在一間屋子裏。院子裏有一株榕樹，他們坐在樹下的土台上。廟裏住着多少旅客啊！他們附近有幾個旁遮普兒童在打木片兒^①，另外有一羣年青

人在一個角落裏唱着西爾曲^①，這些旁邊善歌，打木片兒的遊戲跟那真正的印度榕樹結合在一起，使瑪塔布·丁感到他似乎已經回到了家鄉。

第二天早晨，廟裏起了一陣騷動。有一個消息說，四天以內，一艘開往印度的輪船一拉珠拉號一將會抵達檳榔嶼，可以搭大批乘客。住在廟裏的人日夜都盼望着有一艘輪船把他們送回家鄉。很多人拋棄了職業，帶了全部積蓄，在這兒等了兩個月之久。有時候，他們的希望似乎變得很渺茫，一部分家庭，因為等船期間沒有活幹，他們辛苦得來的一點積蓄慢慢地少了下去，雖然他們急切希望再看到一次祖國的面目，但他們却不得不感到失望。只好打算朝着最近才從那兒來的方向往回走，回到他們曾經在勞役中把自己折磨成一把瘦骨的地方，回到他們曾經希望不再看見的地方；他們又要在馬來亞叢林中，去把樹膠搬運到鐵路上，又要去挖掘錫礦，或者替富商看守倉房……但是今天，每一個人的臉上都現出了希望的光彩。輪船公司的代理人坐着汽車到廟裏來，他在臨走以前，已經把每一個人的姓名都記了去了。

兩三天來，每一個人都充滿了期待。有些人到市場去買了食物準備在船上吃。許多人把行李都收拾好了。婦女們都集合在一起共同享用她們的東西；她們說：「你跟我一起做飯好

① 打木片兒——一種兒童遊戲，用棒子把一塊兩頭尖的小木片兒拋擲於空中。

譯者

② 西爾曲——印度旁遮普省著名的愛情歌曲。

譯者

不好？「瑪塔布·丁跟聖特·辛也買了一個炭盆，並且兩個人湊起來買了一批路上吃的食物。

可是，「拉珠拉號」輪船由檳榔嶼開走的時候，廟裏只有三個人搭上了船。他們是泰國來的三個印度商人，他們在廟裏只耽了幾天。他們花了三倍的價錢買到了黑市票。

沮喪的情緒籠罩了整個的廟宇。孩子們不再在榕樹底下打木片兒了，年輕人不再唱西爾曲了。坐在土台上的人們當中，只有一個老頭兒在談論：「我們怎麼能買到船票呢，我的朋友？只有那些變得像乾柴一樣的老沙達^①，他們整天躺在錫克廟的屋頂上；他們的肚皮也許早被蛔蟲吃穿了，可是他們拿得出三倍的票價——只有他們才買得到船票。我在這兒看這種把戲已經看了兩個多月了。」

住在廟裏的人吃飯是不要花錢的，但每天早晨，瑪塔布·丁和聖特·辛都替廟裏的廚房劈柴、挑水。當廚子們需要別人自動幫忙開飯的時候，瑪塔布·丁或者聖特·辛就去找人。瑪塔布的頭上，老是包着一塊頭巾，他從來不允許任何人光着頭走進神聖的廚房^②。飯好了，他們兩人就幫着送飯，他們自己却到最後才吃。

①「沙達」是錫克教徒的一種尊稱。

譯者

②這是一種印度傳統中表示尊敬的方式。

譯者

每天傍晚，瑪塔布總要把一兩片沒有吃過的麵包弄成碎屑來餵鴿子——錫克廟的院子裏經常都有一羣鴿子。那一天他在把麵包屑丟給鴿子時，聽到一個錫克婦人跟廟裏的住持在談話：

「這位毛爾維○真是一個好人！」她說。

「他是上帝自己的僕人，」廟裏的住持回答。

瑪塔布和聖特·辛就這樣度過了一個月。沒有聽到任何別的開印度的船的消息。他們以及聖特·辛的妻和小孩每餐都在錫克廟的廚房裏吃飯。但是光吃麵包已經有些感到乏味了。他們有時候要弄一點牛奶和一撮白糖來煮一口茶，有時候也偶然要買幾塊餅乾或甜點心；間或也去買一點甜食之類來甜甜小孩子的嘴。最初爲了準備路上的吃食，已經花了一些錢；現在便不能不慢慢地動用那筆放在旁邊準備做路費的錢了。

他們開始心焦了。假如錢用光了，他們就不能回國，只好再回到原來的地方去，瑪塔布仍然去掘錫礦，聖特·辛仍然去看守中國富商的倉庫。可是再回到那裏，要花多少冤枉錢哪！而且，說不定那中國人早已僱了別人做終身門房，說不定那個錫礦也已用足了工人！

瑪塔布的心境比聖特·辛更壞。那一天早晨他收到他哥哥的信，要他見信後立刻回家，他的老母親，等不了他，已經去世了。瑪塔布現在突然體會到自己是家庭的寵子；在弟兄兩人中，他的母親最愛他。在他由家裏動身到這個島來之前，他母親的身體本來就很衰弱了；她全身都覺得酸疼，眼睛也一天比一天模糊。過了這麼多年，現在瑪塔布又重新經歷別離時的心情；他感覺到母親怎樣把他緊緊抱住，怎樣把他貼緊她那乾枯的、全是皺紋的身體，他怎樣激動地像她一樣地顫抖，她的眼淚又怎樣從她失明的雙眼滴到他的兩頰上。他又聽到了母親缺牙齙嘴說話的聲音：「我親愛的好兒子，我身上的一塊肉，你要走了，飄海去了。」

瑪塔布是不得不去飄那浪濤險惡的重洋的，就是他心裏不願意，也得去飄海，因為在家裏，他們人不敷出，沒有辦法生活。他們家裏沒有過過一天好日子。他父親在世的時候，就把一些田地抵押出去了；接着，大水又把留下來的田地——他們唯一的靠山——淹掉了。當時他的哥哥要到馬來亞去，瑪塔布不贊成。他對他的哥哥說：「他們說馬來亞是一個迷惑人心的地方，去了的人很少再回家。你一去，沒有什麼人掛在心上，你就不會回家了。但是我跟家庭的關係割不斷：我有妻子，有女兒。我可以去放手幹活，賺錢來贖地，因為我是一定要回來的。」

瑪塔布最初到馬來亞的時候，他滿有把握地覺得，只要他拚命儉省，同時用全副精力去

幹活，要不了八九個月他就可以湊齊必需的錢寄回家。可是，他一到馬來亞，戰爭就爆發了，日本人立刻成爲全馬來亞的主人。在那極度混亂期間，瑪塔布曾設法到處隱匿了很久，但是有一天，他終於聽到一個日本兵的啪噠啪噠的脚步聲，他被捕了。他們疑心他是間諜，把他關了很久。後來他們就把他打發去做苦工，去建築新鐵路。

天知道日本佔領的黑暗日子是怎樣過去的。英國人來了，瑪塔布找到了每天三個叻幣的挖礦工作。晚上，他常常替一個賣牛奶的人做零工，把餵牛的草切碎，賣牛奶的人用牛奶當工資付給他，當時牛奶的價錢很貴，瑪塔布捨不得吃，把它賣掉，這樣才賺到一點很小的外快。時間雖然僅僅五年，可是，在日本人佔領期間所受的苦難以及後來做工所受的折磨，已經使他變成一個老頭子了；他的兩頰現在已經陷了下去，眼睛下面也有了黑色的皺紋。最初，他總害怕只夠填飽肚皮，不會有什麼錢存下來讓他包在他的手絹裏。可是在辛辛苦苦做了幾年工以後，他總算能夠還清家裏的債務了。一老天爺保佑，一他帶着無限的驕傲告訴聖特·辛，「不但抵押出去的地已經贖回了，而且我還聽說，荒了的地又能種了，河水已經退了。回到家我要請親友們好好地吃一頓白米飯！……聽說家鄉的大米很貴，但是我這話一定要辦到。」瑪塔布原來準備不管用什麼方法都趕回家去，可是他拿不出三倍的價錢來買船票，現在不得不逗留在檳榔嶼。他的希望開始消失了。別說用白米飯請客，就是買船票和火車票的錢

也在開始少下去了。

有一天，聖特·辛在市場上被扒手扒了；這一個慘痛的打擊，使他們又少了二十個叻幣。他們覺得他們兩人的背脊骨似乎都折斷了。

他們租賃了兩輛人力車，開始在城裏拉車。他們每人每天要付出五塊錢的車租，付掉車租之後，不管多出多少錢來他們都放在一起。他們兩人都沒有拉過車，加上他們仍然像從前一樣吃的只是錫克廟裏不花錢的素麵包，拉起車來似乎加倍辛苦。可是他們不敢在吃食上花一分錢，因為他們非常擔心，深怕那樣就會錯過買官價船票的第一個機會。假如他們碰巧在吃食攤附近停下來擦擦額上的汗水，他們也只是在那裏站站和看看。就是肚子餓得咕咕地叫，也只是站站和看看。

「旁遮普的麵粉多好啊！」聖特·辛說，「哪兒的也比不上。我已經好幾年沒有嚐到那樣好的，油潤的，一點怪味都沒有的麵粉了……甚至在夢裏也沒有嚐到過。這兒就只有這種澳洲粗粉。」

有時候，裝美國橘子的貨車從他們身邊走過去，瑪塔布就說：「世界上沒有一種水果，比得上我們家鄉的芒果。假如我們運氣好，兩星期內可以乘到輪船，那麼，我們到家時，芒果

「還不會完全下市。」

這樣夢想的時候，他們就會暫時忘記掉人力車的沉重……他們好像在芒果園裏散步，杜鵑在歌唱，樹枝上掛着一簇簇尖形而多汁的芒果……母親在把大餅分給蹲在爐子周圍的人，她用手指尖在鬆脆的大餅上額外塗了一點黃油。

「人力車！喂！人力車！我要兩輛人力車；還有一些行李。一車把又變得沉重了；而當他們從來來往往的汽車、電車和公共汽車的空隙中穿過的時候，他們的有規律的脚步聲又開始響起來了。」

乘客們從一艘由印度開來的輪船上下來了。兩個男人和一個孩子坐上了瑪塔布的車。他傾聽着；那漂亮的孩子在談話。

「這兒不會有回教徒吧，有沒有？」孩子問。——他們是連我這樣的小孩也不會放過去的。」孩子說着說着忽然放聲哭了起來。

從船上下來的兩個回教徒不肯坐聖特·辛的車子。他們只走了幾步，其中的一個就說話了。

「幫助錫克教徒或印度教徒賺錢是一種罪過；——他們坐上一輛人力車時，聖特·辛聽到那

個人說，「他們殺害了千千万萬我們的兄弟。」

同一天傍晚，聖特·辛跟瑪塔布正在聊天，兩個錫克教徒從他們身邊走過。他們是從那天早晨到達的輪船上，直接到錫克廟來的。他們招呼聖特·辛過去，並且低聲跟他談話。當聖特·辛又跟瑪塔布在一起時，他的臉上充滿了憂鬱。

「他們講些什麼？」瑪塔布問。

「沒有什麼特別的。」

「你可以給我一點暗示嗎？」

聖特·辛把瑪塔布的手緊握在自己的手裏，直視着他的眼睛。

「他們說你是回教徒。」

「這有什麼關係？」瑪塔布驚奇地問。「難道這是一件新奇的事情嗎？」

「他們說回教徒就像蛇一樣，即使牠們是你從小養大的，長大了仍然會用毒牙咬你，這是牠們的根性。」

瑪塔布嚇得一下子目瞪口呆，就像一座塑像；他的嘴巴毫無生氣地張着。聖特·辛走去更靠近他一點。

「別那麼認真，傻瓜！這只是他們的胡說八道。你問我，我才告訴你的。別以為我會相

信這些話。這幫傢伙發瘋了；這都是統治我們的白種人在那裏搞的鬼。——

瑪塔布幾乎沒有覺察，聖特·辛的女兒巴其諾已經走來坐在他的膝頭上。

「叔叔，」她說：「今天你不去餵鴿子嗎？這些可憐的小東西在等你呢。——」

瑪塔布舉起巴其諾，緊緊地抱着她。

「叔叔，你在哭。」女孩子繼續說：「你的眼睛裏有眼淚！」——

「我的小鴿子！我為什麼要哭呢。」瑪塔布問，把她抱得更緊。巴其諾把她柔軟的手臂圍住他的脖子。

聖特·辛的眼睛發亮了，充滿着愛。

在整整兩個月以後，瑪塔布跟聖特·辛意外地買到了船票。這一次，廟裏的每一個人都很幸運，每一個人的臉上都顯出無限的歡樂，這一次不是空口答應船票；船兩天以後就要開了。

他們兩人還掉了那兩輛人力車，把積蓄下來的錢算了一下。總數很可觀；他們有足夠的錢來應付一切必要的費用，而且還有剩餘。他們帶着巴其諾到市場上去。聖特·辛替他女兒買了一雙精緻的膠底鞋，替他妻子買了一段中國綢做紗爾凡^①。瑪塔布也同樣替他妻子買了綢料，替他的女兒泰覺買了一雙跟巴其諾一樣大小的膠鞋，因為泰覺的年紀跟巴其諾差不多。

海很不平靜，乘客們過得非常不愉快。從第二天起輪船就開始顛簸得利害。波浪很大，船身向兩邊擺動。

第三天，巴其諾開始暈船。甚至在第二天，聖特·辛跟他的妻子已覺得很不舒服。只有瑪塔布一點也沒有什麼，他把巴其諾抱在他的膝頭上，讓她不致受到風浪的襲擊；每當她嘔吐，他就替她洗嘴巴。

巴其諾昏昏沉沉地躺在他的懷裏，她的模樣有時候在他看來簡直就像秦覺。他常常把他的親愛的小秦覺叫作「小鴿子」，真的，她現在一定長得很像巴其諾了。他離家時，她還只是一個嫩娃兒。現在，當她把她的粉紅色的小腳——她的膚色像她母親一樣白皙——放進這雙膠鞋時，她將會四處亂跑，驕傲地把它給全村的孩子看；但是她也許甚至不認識他了。她也許會羞怯地跑到她母親懷裏，她母親會對她說，「秦覺，親愛的，這是你的爹！」

當秦覺的母親穿上那條新的中國綢的紗爾凡時，她將會多麼高興呵！這麼柔軟而可愛的綢料！當他離開她時，她曾經含着眼淚凝視着他。「千萬別在那兒長住下去，」她說。「來，對你的妻子，對你的小秦覺發誓。」

現在，他終於在回家途中了，他遵守了他的諾言。在他看來，她將仍然是舊日的那位年輕少女，她的眼睛仍然像過去那樣烏黑，她的四肢仍然像過去那樣美麗。突然，他用手指撫摩着自己滿是皺紋的臉，搓弄着他沒有剃過的鬍子。他眼睛底下的黑色皺紋似乎由於激動而變得熱辣辣的了……

突然，一個巨浪從海中升起，衝過了甲板。

由於天氣惡劣，那艘輪船抵達加爾各答的日期，比預定的晚了兩天。當時，印度教徒與回教徒的暴動十分激烈。那天晚上，聖特·辛和他的家眷跟瑪塔布一道上了火車。

火車上的旅程跟船上同樣地令人厭煩，各方面都不舒服，可是他們好像並不介意。因為現在他們至少是在祖國的土地上了。

在沙哈蘭普爾，他們買了一些芒果，吃了幾個，把其餘的包起來，作為他們回家時贈給親人的禮物。

巴其諾是在馬來亞出生的，這是她第一次到印度，也是第一次嚐到芒果，她愛芒果，就